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二九

1000
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一
鴻猷錄卷十五

高岱

誅滅岑猛

廣西諸土酋族岑氏爲大自敘漢岑彭後云國初元
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 高皇帝嘉其誠設
田州府令伯顏爲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爲岑溥溥二
子長琥次卽猛弘治六年琥以失愛弑溥土目黃驥
李蠻發兵殺琥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構釁驥以猛奔
梧州府督府奏以猛襲其父官慮蠻方命乃檄思恩

知府岑濬以兵衛猛入田州濬猛族也亦土官兵力
方雄兩江驥賂濬脇猛令分地畀驥猛不得已從之
洎至田州李蠻拒猛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濬留之
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以兵
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釁十五年
十月濬襲攻陷田州僞以其族于洪守之猛走免十
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戮之并誅洪改思恩
爲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
初猛賂劉瑾得復爲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
民兵威復振稍蠶食傍郡地自廣嘗自言督府有調

發願立功興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衆譽
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賊猛兵大
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金疏猛功稍遷指
揮同知猛興復知府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望驕蹇
督府使者又不得曩厚賂多譖猛不法猛亦恃兵力
凌轢隣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盛應期惴猛興
得猛重賂入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
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不察其故再疏請征
猛制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鏌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
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叅

議胡堯元爲監軍督之猛初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
冤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鎔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
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婦翁歸順
州知州岑璋以其女失愛于猛素憾之欲乘間擒猛
自爲功乃誘猛走歸順先是軍門令諸土官有能擒
猛者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又
恐璋猛婦翁或黨猛召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
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探其情以復希儀察其部
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
隙吾欲遣說之籍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

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讐督府使人往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漏泄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所璋果喜迂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邪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濶故迂道來見何嗔也稍語須臾復嘆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沈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隣壤有所控訴

將逮勘邪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卽死且君何祕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卽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爲自脫計卽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柰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猛娶吾女奴視之吾何曜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如有是心盍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舍亟遣人馳詣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

擒猛自効希儀許之遂陽使使追臣返以其事白鎬
鎬喜乃不備璋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以姻故遣兵
千人助之實爲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
已遣千人爲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
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衆田州兵驚潰故希儀擊斬
邦彥及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
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曷興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
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
供帳列侍美女地邃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日詭猛
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

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爲變幸緩五日當搜致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賀猛作樂持鴈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

計也遂飲鳩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
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邦彥敗死次邦
佐出後其族爲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兵敗出亡邦彥
側室子芝方襁褓匿民間鎬見岑氏弱計田州可滅
疏請置流官 上從之夷俗憚流官法制多不便亡

何田州土酋盧蘇求得邦相遂糾思恩土目王受挾
邦相反兩江皆震御史石金至聞前御史與鎬有隙
意不直鎬又藩臬諸司素不爲鎬所喜者多沮鎬事
倡言猛實未死鎬爲歸順所欺有自右江來者則言
猛已糾安南莫登庸入寇陷思恩矣省城旦暮且不

保靖江諸宗室洶洶以流言欲出奔石金信之遂劾
姚鏌攘夷無策輕信罔上畱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
失之 上大怒落鏌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
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討賊時守仁未至鏌候代知
思恩未陷欲徵兵平蘇受自贖乃檄廣西諸司議事
有欲陰沮之者給郵吏發檄東西交誤竄之兩廣皆
以檄誤不至鏌遂不克集兵而守仁代至鏌竟去諸
夷聞守仁至皆憚之守仁顧益自晦事鎮靜見蘇受
兵勢已熾度岑氏不可遂滅以六年七月至南寧使
人招蘇受降約日投見會有造浮言誑蘇受欲取其

賄者蘇受疑懼反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之誓蘇
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皆盡以
田州人守仁不得已皆從之蘇受果陳兵來見守仁
數其罪許以不死論杖一百以全軍法蘇受不釋甲
受杖且田州人杖之守仁諭蘇受使歸候命乃上疏
言思田久苦兵革民間已不勝况田州外捍交趾縱
使克之置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
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州治官岑猛子邦
相爲判官以盧蘇等爲土巡檢別立田寧府設流官
知府統之薦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指揮張佑爲總

兵官

上皆從之乃令邦相歸治田州盧蘇等各蒞任許休之三月徵其兵用田州以平旣三月守仁遂移兵并檄盧蘇王受等攻斷藤八寨諸賊蘇受等感守仁恩頗効勞勩賊平守仁上言盛稱蘇受等功大獲賞賚時兵部侍郎張璁及桂萼等言守仁處田州事非是上頗疑之會守仁卒林富代爲提督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禦竟主守仁前議降田州爲州治以邦相爲判官富又奏不必更設田寧府治惟命張佑統副總兵鎮守其地許以三年得代時邦相年十五六張佑兒子

畜之盧蘇自矜興復功大專橫邦相不能制遂有隙
會張佑將代去望邦相厚賂已邦相賄之不滿意佑
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乃構得邦彥子芝育之別
所邦相時時欲殺芝佑不果代留鎮庇芝得免後佑
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陶諧畜之十三
年六月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與土目羅玉
等伐盧蘇事覺蘇伏甲擒斬羅玉九月盧蘇刦諸土
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賂陶諧言邦相病死無
後乃立芝遣歸田州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隣府
諸土官皆不平盧蘇弑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

之蘇忝免亂復大作兩江震駭諸遣人諭諸土官曰
邦相實病死盧蘇何與而爾等日相賊害也亡何諧
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諧曰思田苦兵革
久矣 朝廷今復以盧蘇故興問罪之師征伐當何
時已乎朝議下核實副使蕭俛叅議陳大珮當勘議
曰盧蘇稱亂弑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誅當直
敘以聞令立功贖罪且督府不聽上言邦相不孝奪
其母田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因衆怨殺之 朝廷遂
置蘇不問仍官芝等如故于是兩江土官聞之皆曰
殺人不抵死弑主不加刑吾輩身命皆懸僕隸之手

矣遂莫不解體云

論曰猛專橫則有之實未反守臣不職激使爲亂耳
應期固當深罪鎬亦不察何舉事草草也暨猛死欲
易田州爲流官猛有子亦當思所以處之如守仁用
爲判官之類乃可而遽欲斬其後何以服夷民之心
乎及蘇受稱兵鎬得稍久于其任猶或可平而竟爲
僚屬所構陷柰之何哉此舉事之所以貴同寅協恭
也然石金之論劾張邦信等之沮撓豈人臣體國之
忠乎至守仁處蘇受事大涉姑息非所謂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也乃見必陳兵杖不免甲豈朝廷納降